

悦读纪

给女人“读”到的魅力

Enjoy Reading 特辑

爱 の 18 种 形 态

原来是美男啊
不是每一只刺猬都叫索尼克
是谁死在郑愁予的诗句里
迷宫出口
骑士有个秘密

唐木
榛生
苏小城
短发夏天
心盈谷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悦读纪·原来是美男啊/唐木著. —南京: 江苏
文艺出版社, 2010. 6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761 - 8

I. ①悦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74858 号

书 名 悦读纪·原来是美男啊

作 者 唐 木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× 980 毫米 1/16

字 数 200 千字

印 张 15

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,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761 - 8

定 价 25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卷首语

From The Idiot

在所有的雾里，我最喜欢你。

淡金色，像潮汛，来到即去。

你来到时，使我忧郁。你离去时，天空会缺掉一个口子。漏下大的、硬的、干净的光块，摔碎在橡树的阴影里。

我该睡了吗？还早。

我已老了吗？还好。

八月盛夏，我学会制作一种茶。

拿波子汽水作底，配上金酒、巧克力酱、以及森林公路边里捡到的一只蝉。

喝下它，可以暂时忘记你。如同我从未恋

爱，因此一直康健，从不生病。

传说中的阿喀琉斯，仍有他著名的脚后跟。爱情中的芸芸众生，光脚提鞋，小心赶路。

盛夏蒸沛的夜雾，有虎骨膏的浸染。

那不是你，是你兄弟。

爱与什么最相似，爱的分身有几种？

原谅、忍耐、尊严、思念、感激、嫉恨、宽容、平淡、好奇。

我该如何集齐你？——收纳整理，在时代细密的皱纹里。

像八月的雾。

你是雾里面，淡金色的那一种。

最致命的那一种。



目 录

画 心

麦当劳好梦 / OUTMAN

004

关于失去

不是每一只刺猬都叫索尼克 / 榛生

情书 / Mugiko

毒舌女王的后幸福生活 / 弯弯

芒街 / 柏林慢

013

关于珍惜

猫咪的爱情密语 / 明前后

是谁死在郑愁予的诗句里 / 苏小城

半情歌 / 弯弯教授

一瞬间 / 鲨鲨比亚

043

出版人：黄小初

策划人：侯开

总 编：李国靖

执行主编：于焱

编 辑：李颖 榛生

美术编辑：许佳春

广告代理：张菡

编辑部电话：010/85787680-8026

广告部电话：010/85787661

发行部电话：010/85787680

版权声明：《悦读纪》的任何图文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传播或使用！

悦读纪电子杂志下载或征订：

悦读网<http://www.zubunet.com>

博览天下<http://www.dooland.com/>

悦读纪官方微博客：

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yueduji>

通信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67号财满街10号楼2单元1501室《悦读纪》（收）

邮政编码：100123



关于谎言

琉璃井\云间
两个人的理想国\秦子衿

069

关于欢乐

骑士有个秘密\心盈谷
原来是美男啊\唐木
《帝台娇》番外之虎牙\沐非
鲔鱼肚恋人\傻小猪

087

关于找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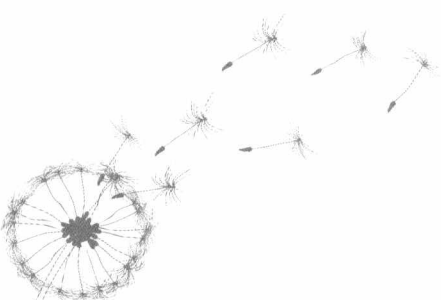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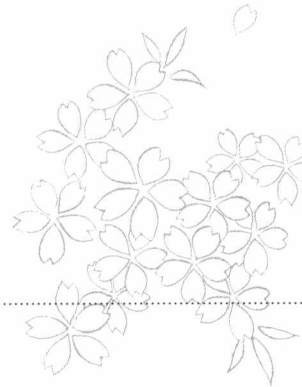
迷宫出口\短发夏天
侦爱\九口
谁的海岸日光倾城\菜芽

123

关于古时

青鬼\井上三尺
九重凤阙\灯火阑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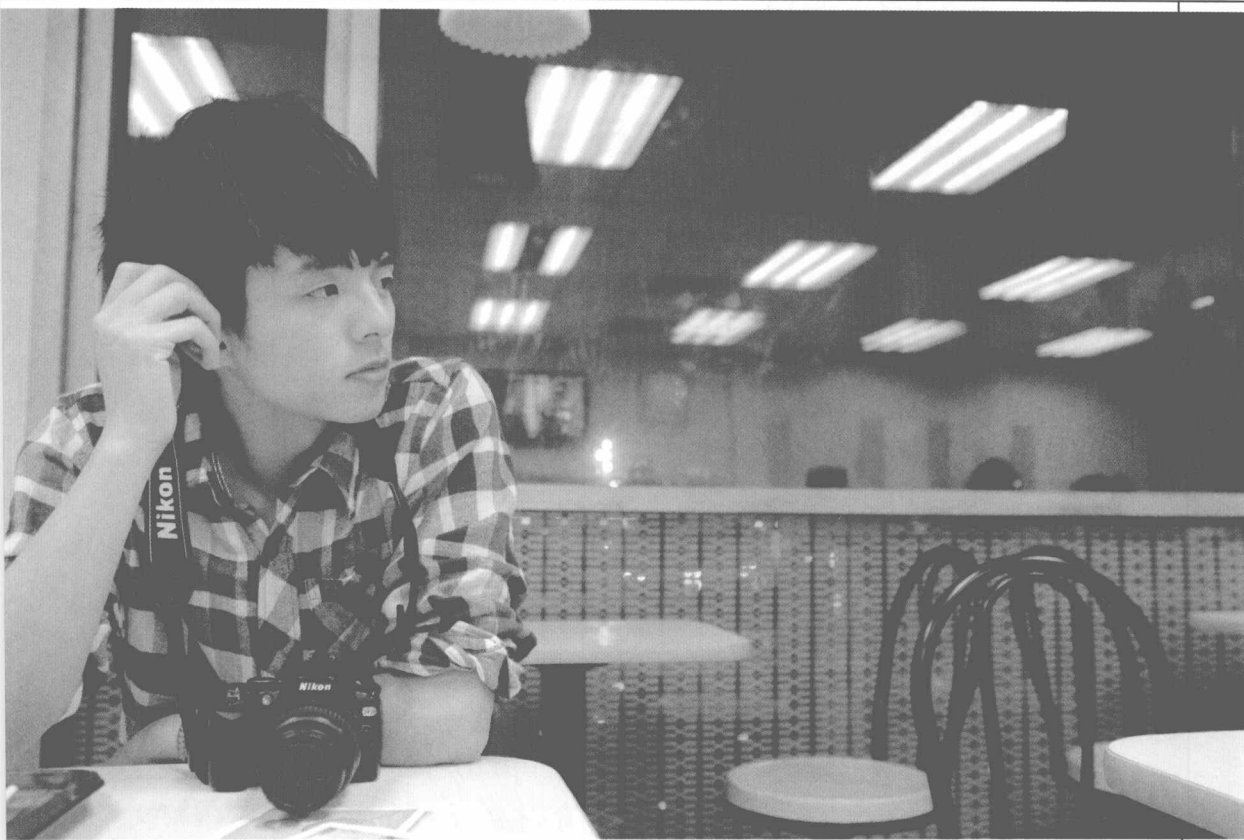
147





麦当劳好梦

文/ OUTMAN 图/文子 [MOON工作室]



近凌晨两点，他一个人温吞地窝在麦记的角落，点一个双层吉士堡，欣赏路过的各类角色。有女孩顶着浓妆，面色疲倦，一杯接一杯地买着可乐。邻座那个提着公文包的男人早已经趴在桌上睡得深沉，掐掉的烟头肆意扔在了地板上。几个男孩大声地谈论刚才在夜店的奇遇，话语间难免兴奋之情。而更多的人则木然盯着自己的食物，偶尔咬一两口，再看看周围，仿佛大家都在相互发问：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回家，不如我们来一个PARTY。



想必很多人都在这里有过深夜的记忆，兴许是一次与恋人的吵闹，是一次泡完夜店的劳累，是一次通宵工作的中转，或者是一次长途旅行回来后的突然饥饿。

他一个人在这里坐了很久，没有老板，没有朋友，没有爱人，没有与之相牵扯的一切琐碎，只有黄色灯光，白色桌椅，还有冰块在杯子里坍塌的声音。嘎达一声，又一秒钟过去。

他把相机从背包里拿出来，用这一卷胶片的最后几张拍下了这家困意十足的麦记。

这是他在两年内拍下的第903张照片，他给这些照片取了同一个名字：麦当劳好梦。

他是个一直习惯用菲林拍照的摄影师，捕捉的瞬间，觉得那是充满生命力的一刻，就像用利刃把时间切下，是顿挫的，也是清醒的。

他把在麦记拍下的那些照片全部贴在家里的墙上，照片越来越多，910……932……945……每次拍完他都要亲自整理一番，有时候心情不好便暂时停下，这时墙上的照片便会一直保持一个姿势不变，直到有新的添置。

朋友来到他的家中总是会在这面照片墙边驻足良久，因为照片中总有很多好看的姑娘，仿佛数也数不完，他回答说不过是随意乱拍，但稍微懂一点摄影的人都能看出来，那里的每一张照片都不随便。





假若人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去做同样一件事情，一定都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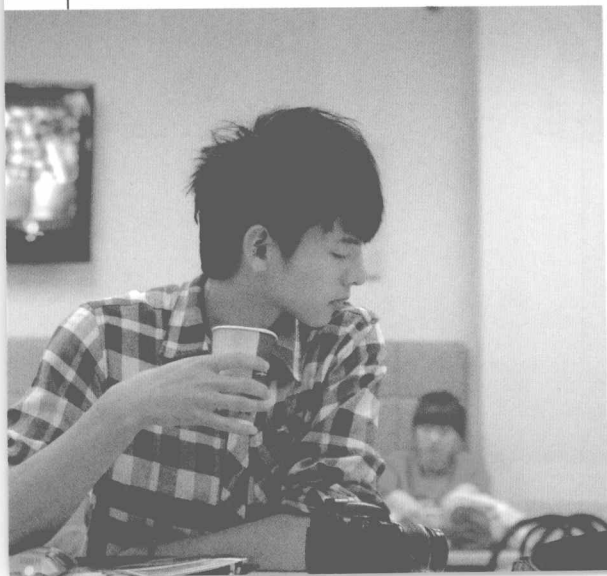
他曾经在麦当劳遇见过一个女孩，那不是平常情况下的一见钟情，是顿时会让人轻盈起来的瞬间，许多琐事全都被滤除，只剩下对她的注意。

他甚至忘了拿出相机拍下她的模样，他手足无措，能做的只是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多瞄几眼。

好像就是从那一天开始，他便刻意地在那个时间段去同一家麦当劳守候，在同样的一个位置拍下照片。期间他也拍到许多女孩精致的妆容，男孩胡楂萌生的脸，慢慢地他习惯把这些与陌生人照面的瞬间用胶片记录下来，他发现原来每一秒钟人们的表情都会不一样，眼角略微地垂下，或者嘴角轻微地上扬，都是一种很难被发现的失落或者幸福。

他愈发想念当时遇见的那个女孩。他把拍来的照片一张张小心地贴到墙上，有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是在进行一项浩大的工程，而最后完工的那天，女孩便会出现。

他希望能第999张照片时再遇到那个女孩。





某个夜里，大概是凌晨1点的时候，他和往常一样，加完夜班，跑去麦当劳喝咖啡。

一周以来他的相机里又收进了很多新的面孔，墙上的照片编号已经到了990，想见那女孩的渴望也长得愈加茁壮。

他百无聊赖地等到3点钟，凌晨的麦记里已经没有了午夜滋生的暧昧情愫，餐厅里人丁稀薄，人人都拖着疲惫而困倦的身体。他起身准备离开，这时，一个女孩推门走了进来。

女孩有干净顺直的头发，清秀的五官，皮肤白净。穿碎花连身裙和一双棕色短靴。

他僵在原地，不知是进是退。

他拼命地想那个心仪女孩的模样，却怎样都想不出来。

会是她吗？他实在很难确定。记忆中的女孩有清澈的眼神，让他在迷离的午夜麦记一见倾心。

女孩点了一杯热朱古力外带，她不怕高卡路里，他不由心生好感。

他下意识地举起相机拍下女孩干净的脸，想着是否该上前搭讪。可女孩转身走出麦记，只留给他背影。

他举起相机给自己拍下了一张迷茫的面孔，结束今天的等待。





周末他依旧在家贴照片，……997、998、999。

慢着，那不是……

第999张，原来是他那夜在麦记留给自己的镜头。

那让他恍惚的女孩子是998，既不是终点，也不是起点。就像照片墙上面那么多路人甲乙丙，不过是过去的某个时间节点。

原来不是所有的等待都会给出答案，离别与重逢，只是人生不停上演的戏，习惯了，也就不再悲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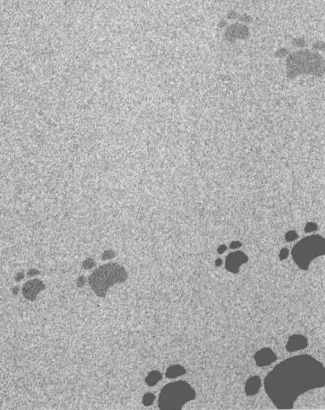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些日子，朋友来家里玩，照例去照片墙找美女，看着看着，突然一拍脑袋说，啊呀，上次在你这里看到一张照片很是喜欢，就顺手拿去欣赏，今天拿来还你。

被朋友借走的照片重新贴上了墙，第999张照片变成了那夜的麦记女孩。

他瞪了照片墙许久，内心有细小声音在呐喊，去找她。原来人生仍是充满希望。另一个声音打断它，不，她只是梦。人生不过是无数次擦肩。

他一个人在墙边站了很久，天渐渐黑了，新的夜晚再度来临，今夜的麦当劳可有好梦？







关于失去

我常常想，最初的，便是永远的
失去的，一定是最好的

后来我才明白，最初的，便是经过的
失去的，并不一定是最好的

神斟酌词句奉上的经典
是为引导新的开篇



在至高之上荣耀归于神，
在地上，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

不是每一只刺猬都叫索尼克

| 不是每一只刺猬都叫索尼克 |

文/榛生 图/扮仓+黄小狐狸

[3月31日，天气阴，气温20度，还不够煮熟一只鸭子它就飞了。]

是的，这样的天气就应该去大街上晃膀子。穿一件半长的中袖牛仔服，深蓝碎花ONE-PIECE，配合白色的长袜子，红色象鼻皮鞋，以及一只VINTAGE背包，所有所有带有童年感的事物，和你。

你不在场，于是，大街像坟场。

不妨这么想象，如果所有失伴的人儿都是行尸走肉的话，那么这个大街是不是真的就像坟场？不是说，时代到了2010年，孤独已经是比抽烟、喝酒、做爱和说话更平常的事情？所以台湾有本杂志干脆就叫《失恋杂志》，卖给那些失恋过和正失恋以及也许打算失恋的人。说到这里，有一个卖水果的小贩驾驶一辆马车停在了路边，这是安利路、北五环，首都北京，居然一辆马车就这样停在这里，在中国的心脏部位开始叫卖。白鼻红脸的大马，呼出臭哄哄的草味，仰天长啸壮怀激烈。真是太奇异了，看来北京真是没有什么故事不可能发生的城市。马车广受追捧，附近一所演艺学校的女生们蜂拥来买马车上的苹果。烟台产的苹果，脆甜，像少女们的屁股。

我抢到为数不多的两颗纯红色的苹果，横向切开必有一颗五角星星在里面嵌着。以前五角星

只出现在国旗里，现在连匡威也都是五角星标志了，五角星变得这么洋气、大众化、不严肃，真让人不知如何是好。吸吸鼻子，我站在路边吃苹果，剩下的半只喂了那匹傻马。它温柔的嘴唇在我手心拱过，像巨大的果冻的触感。所有食草动物都有冰凉而柔软的嘴唇，我的心在一瞬间被弄痛了，你知道，那很像接吻。当我和你，站在今年以前的那些春天里，随便在路边，在广场，在电影院，在游乐园，在肯德基，在水果捞，在火锅店，臭豆腐小摊前，菜场，家中，饭馆，我们的接吻说来就来，像两颗心花怒放的冰淇淋。

而现在，作为单个一只的冰淇淋，我是多么难以溶解。在人群里，我冷冰冰，抱着剩下的那只苹果，卷进自己的蛋筒里，蜗居起来。

我自己和自己相处，相处得很不融洽，每天都要吵上几架。

[要是那天没洗澡就好了，爱是否就会巩固成一种永不忘却的记忆，一种角质层。]

我还是念念不忘我们的初识，正如那句阴损的古诗说：与君初相识，犹如故人归。现在如果有人问我，“故人”是什么意思？我会大吼一